

戈洛夫廖夫老爷们：童话集

前言

在俄国十九世纪群星璀璨的文坛上，谢德林是继果戈理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讽刺作家。

谢德林的原名是米哈伊尔·叶夫格拉弗维奇·萨尔蒂科夫。他出身贵族，一八二六年生于特维尔省卡利亚津县，十二岁被保送到皇村学校读书。谢德林在这里读了普希金、拜伦、海涅、果戈理等人的作品，接触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且还认识了信仰社会主义学说的彼得拉舍夫斯基。这一切对谢德林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谢德林的创作活动始于学生时代，最初写诗，但大都带有模仿性质，不够成熟，因此保存下来的不多。一八四四年，谢德林在皇村学校毕业，到陆军部任职，同时开始了散文创作。一八四七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矛盾》，第二部中篇小说《错综复杂的事件》于一八四八年问世。这两部作品虽然艺术上还不甚成熟，但却大胆提出了社会不平的尖锐问题，特别是第二部作品，揭露了统治者的巧取豪夺，对被压迫者寄予深切同情。小说问世不久即遭查禁，谢德林本人也被逮捕，流放到维亚特卡。

沙皇尼古拉一世死后，谢德林被解除流放，于一八五五年底回到彼得堡。八年流放生活使谢德林对现实有了具体而深刻的感受。回来不久，他就陆续发表了《外省散记》，对沙皇官吏的贪污腐化，荒淫无耻的生活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抨击。这部特写集给作者带来了极大声誉，谢德林这个名字从此蜚声文坛。

一八五六年,谢德林在内政部任职,此后几经调迁,直到一八六八年被斥逐,前后在官场长达二十余年,始终笔耕不辍。

一八六八年,谢德林再度与涅克拉索夫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在1863—1864年),接办《祖国纪事》杂志。在他们两人主持之下,《祖国纪事》成了七十年代俄国最进步的杂志,在当时的思想界发挥了极大作用,直到一八八四年该杂志被沙皇政府查禁。一八八九年谢德林逝世。

谢德林一生创作颇丰,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能够体现他最高文学成就的应为他创作的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童话集。在这些作品中,谢德林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鞭挞了贪婪掠夺的殖民统治者,抨击了没落地主敲榨盘剥的阶级本性,并用童话这一文学形式,用夸张的艺术手法,虚实结合,借物喻人,矛头直指黑暗腐朽的沙皇统治。

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1875—1880)是谢德林的一部代表性力作。小说描写一个没落地主家庭的衰败与灭亡。女主人公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戈洛夫廖娃贪吝刻薄,爱财如命,最后沦为自己亲生儿子波尔菲里的食客而凄凉死去。绰号叫犹杜什卡(小犹大)的波尔菲里阴毒狡诈,他空话说尽,坏事干绝,剥夺了哥哥的财产继承权,逼死了重病缠身的弟弟,把母亲的财产哄骗到手,据为己有。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逼得走投无路,一个自杀,一个被流放,死于途中,还把同女管家所生的儿子像狗崽子似的扔掉。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大和吸血鬼。作者以卓越的艺术笔力真实地描绘出俄国贵族家庭内部互相欺诈,算计和侵吞,百无聊赖的颓废寄生生活,成功地塑造出一个自私贪婪和阴险狡诈的伪善者的典型,深刻地揭示了剥削阶级的本质。

童话在谢德林的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书收入了

作者的全部童话作品,共计三十二篇,大部分是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六年写成的。这些童话以凝炼、简洁的艺术手法再现了八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同时也体现出了作者整个创作的面貌,因此,有评论家认为童话是谢德林创作中带有总结意义的作品。

就主题思想来说,谢德林的童话主要是揭露沙皇专制政权的反动实质及社会阶级矛盾,讽刺当时知识界某些人士的懦夫心理,描写农民群众的悲惨遭遇及一般道德问题等。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谢德林是极其憎恨沙皇反动统治及其鱼肉人民的官僚阶层的。《熊都督》、《充任文化艺术保护神的鹫鹰》、《壮士》三篇童话,以猛兽猛禽这类动物形象,刻画了统治者的嗜杀本性,讽刺矛头直指沙皇政府。熊都督和鹫鹰都是走兽飞禽,可以在丛林荒野、悬崖高山恣意捕食,称霸一方,仿佛不可一世,但在谢德林笔下,它们都是外强中干,愚蠢可笑的。

谢德林的童话中具有高度思想水平和非凡艺术成就的,是那些鞭挞懦夫心理,反对奴隶哲学与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揭露自由主义派伪善面目的作品,如《聪明绝顶的鱼》、《忘我的兔子》、《矿鱼干》等。作者运用拟人化手法,通过动物的生活习性,把当时俄国中等阶层一些人的思想和心理,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谢德林是笑的巨匠。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孤岛上的将军,酣睡在树洞里的壮士,抑或熊都督,忘我的兔子等形象,都写得妙趣横生,幽默诙谐,读来引人发笑,同时又能给人以启迪,使人有所感悟,进而理解社会,理解生活。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评语:如果说果戈理的幽默是“含着泪的笑”,那么谢德林的幽默则是“带着鄙视和愤怒的笑”。而卢那察尔斯基说得更有深意,他说:“人如果能像他那样发笑,一定会变得更聪明起来。”

谢德林是俄国十九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大师，他的作品已成为俄罗斯文学的宝贵遗产，他所塑造的众多典型形象已经超越国界和时代，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边 冀

一九九一年六月

目 次

戈洛夫廖夫老爷们	1
童话集	327

戈洛夫廖夫老爷们

杨仲德译

Салтыков Щедрин
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Е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48

目 次

家法	5
亲人相待	64
家庭的这篇账	115
外甥女	166
违禁的家庭之乐	219
老绝户	251
算账	286

家 法

一天，远处田庄的庄头安东·瓦西里耶夫向女主人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戈洛夫廖娃禀报上莫斯科的事儿，——他是为了向那些凭身份证在外面居住的农民收取税金而去的，在他禀报完了也获准退下的时候，突然不知怎的，站在那里踌躇起来，似乎还有什么话和事要说，就是拿不定主意。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自己身边得力的人，不但一眼就能察觉他们最微妙的动作，而且能看透他们肚子里在想什么，她马上不安起来。

“还有什么事吗？”她盯住了庄头问。

“就是这些了，”安东·瓦西里耶夫支吾其词。

“不用隐瞒了。还有呐。从你的眼睛就看出来了。”

安东·瓦西里耶夫还是下不了决心说出来，他继续站在那里慢慢倒换着两只脚。

“说啊，还有什么事？”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声色俱厉地向他喝道，“讲，还吞吞吐吐呐……吃里扒外的！”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喜欢给她手下那些办事的、管家的人员起绰号。她把安东·瓦西里耶夫叫作“吃里扒外的”，倒并非因为确实曾经发现他有过什么背叛行为，而是由于他的口风不紧。他经管的田庄，其中心是个买卖兴旺的小镇，有很多茶坊酒肆，安东·瓦西里耶夫喜欢在那里喝喝茶，夸耀夸耀女主人神通广大，而在这么夸耀的当儿，不知不觉就捅了娄子。阿林娜·彼

得罗夫娜经常跟人打官司，而这个心腹人的多嘴多舌往往把地主太太的那些诡谲的计谋在付诸实行之前就泄露出去。

“事情确实有……”安东·瓦西里耶夫终于嘟囔着说了。

“什么？什么事？”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紧张起来了。

既是一个专权独行而且创造力又很强的女人，霎时间她给自己描绘了一幅各种各样跟自己作对的言论和行动的图画，并对这个想法信以为真，她脸也白了，霍地从安乐椅里站起来。

“斯捷潘·弗拉基米罗维奇把莫斯科的房子卖了……”庄头不紧不慢地回禀。

“噢？”

“是卖掉了。”

“为什么？怎么卖的？爽快点，说！”

“欠了债吧……照道理来说。好端端的，人家不会把东西给卖掉。”

“这么说，是警察局给卖的了？还是法院？”

“事情是这样。据说，房子是八千卢布拍卖掉的。”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颓然倒在安乐椅里，直愣愣地望着窗子。这个消息显然把她的知觉都夺走了。即使有人来报告，斯捷潘·弗拉基米罗维奇杀了人，戈洛夫廖沃村的庄稼汉造反了，拒绝服徭役，或者农奴制崩溃了，她也未必会失魂落魄到这种程度。她嘴唇发抖，眼睛望着远处，但是什么也没看见。她甚至也没有察觉，这时候小丫头杜尼亚什卡把东西藏在围裙底下冲锋似的从窗子边跑过去，蓦地瞥见女主人，顿时就地转过身来，慢悠悠地趔了回去（换了别的时候，这个举动准得给查问个没完）。但是她终于清醒过来，说：

“瞧他干的好事！”

接着又如暴风雨来临之前似地沉寂了几分钟。

“你是说，警察局八千卢布就把房子卖了？”她重新问了一遍。

“正是这样。”

“这可是父母的恩德呐！好……这个坏蛋。”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觉得，既然知道了，就该立即采取措施，但是脑袋不管用，被相互对立的想法弄糊涂了。一方面她想：“警察局给卖的，这可不是一分钟能办到。总得查封，估个价，然后出告示当众拍卖吧。只卖了八千卢布，可两年以前，为了这座房子她亲手把一万两千卢布只当作一个戈比捧出去。只要事先得到消息，知道了，她就可以拿八千卢布自己把它从拍卖场去要来了。”另一方面，她又这样想：“警察局只要八千就卖了。这可是父母之恩呐。坏蛋。为了八千卢布就把父母之恩卖掉了。”

“听谁说的？”她问，终于明白过来，房子既经卖掉，用低廉的价钱把它买回来的希望是永远没有了。

“伊万·米哈伊洛夫，那个开小饭馆的，是他说的。”

“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想必是害怕。”

“害怕！那我就让他怕个够！把他从莫斯科叫回来，来了就送兵役处当兵去！哼，‘害一怕’！”

虽然农奴制度已经奄奄一息，但它还是存在着。地主太太的花样百出的命令，安东·瓦西里耶夫听得够多的了，但当前这个决定如此出乎意外，竟使他为了难。这时，“吃里扒外”的绰号也不由得记了起来。伊万·米哈伊洛夫是个安分守己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这样的老实人竟会遭到无妄之灾。何况这是他的知交，又是干亲，突然要被送去当兵，只因为他，安东·瓦西里耶夫，是个吃里扒外的，没有把舌头管住！

“饶了他……伊万·米哈伊雷奇吧，”他恳求说。

“滚开……你还要袒护他!”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大发雷霆,声音如此严厉,他再也不敢进一步为伊万·米哈伊洛夫求情。

在把故事讲下去之前,让我先把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戈洛夫廖娃以及她的家庭情况向读者作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已经到了花甲之年,还是精神矍铄,依旧习惯于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她铁板着脸,显得威风凛凛;戈洛夫廖夫家的偌大家业,什么事都由她一人作主;她离群索居,日子过得精打细算,近于吝啬;也不跟邻居来往,同地方当局倒是问寒嘘暖,关系蛮不错;对孩子们则要求听话,做到一举一动都要自问:好妈妈对此会说什么呢?总之,她的性格是独往独来,百折不回,几乎是刚愎自用,而她在整个戈洛夫廖夫家族里没有碰到一个人足以跟自己抗衡,也助长了这一点。她的丈夫是个浮躁轻佻人,成天喝得醉醺醺(怪不得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爱说自己既不是寡妇,也不是有夫之妇);孩子们,有的在彼得堡工作,有的沾染其父之风,都成了“讨厌鬼”,不得过问家中任何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很早就感到自己孤零零的,说句实话,甚至不知家庭生活为何物,虽然家庭这个词并未从她的嘴里消失,而在外表上做到对家庭事业全力以赴,惨淡经营。

一家之长的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戈洛夫廖夫,从小以杂乱无章和淘气出名,在一向态度严肃、办事认真的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看来,就毫无可爱之处。他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多半关在书房里,不是学棕鸟叫,就是学鸡啼,或者埋头写些

所谓“自由体诗”。劲头一来，就吹嘘自己是巴尔科夫^①的老朋友，后者临死还给他祝福。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一开始就不喜欢丈夫的诗，她把这些诗叫做下流东西、小丑腔调，而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之所以结婚，只是为了身边有个人来听他念念诗，因此口角相争不用多久就发生。争吵越来越忙，越来越凶，直到妻子这一方对小丑丈夫完全冷淡，不屑一顾，而丈夫那一方真心诚意地憎恨妻子（不过这恨里包含着很大部分怕在内），才算结束。丈夫管妻子叫“妖婆”、“魔鬼”，妻子则把丈夫叫做“风车”、“没弦的琴”。在这样的关系中，他们共同生活达四十年之久，两人谁也没有想过这样的生活是否合乎情理。寒来暑往，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的捣乱劲儿不仅没有减退，反而变本加厉，显得更加可恶。除了学写巴尔科夫体诗之外，他喝起酒来了，还喜欢躲在过道里吓唬仆妇和丫环。起初，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丈夫的这个新玩意儿表示厌恶，甚至有点儿激动，不过这种激动与其说出于单纯的嫉妒，不如说来自权势的习性，很快她就不予计较，只是注意着不让那些下贱的丫头给老爷送酒。从此以后，她就死了心，断定丈夫不是她的志同道合的伙伴，而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使戈洛夫廖夫的家业兴旺发达上来，确实，在四十年的夫妇生活中，她成功地把财产增加了十倍。她以惊人的毅力和敏锐的目光窥伺着远近各个庄子，暗中探听那些庄主们同监管委员会的关系，而且总是在紧要关头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拍卖场上。在这个狂热地追求财富的漩涡中，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落在后面越来越远，终于销声匿迹。到了这个故事开

① 伊·巴尔科夫(1731 或 1732—1768)，俄国诗人，翻译家。作为诗人，巴尔科夫主要被目为色情诗人，所写艳情诗以手抄本广泛流传，称为“巴尔科夫体”，这里的“自由体诗”也就是“巴尔科夫体”的意思。

始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老废物,几乎卧床不起,如果偶尔走出卧室,唯一的目的地也只是赶到妻子那里,轻轻推开门,探头进去骂一声“魔鬼”,就溜回来。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在孩子们身上享的福也大不了多少。她独往独来的天性太强了,也就是生就所谓光棍的命,对孩子们,除了当作赘疣,再也不能有其他看法。当她一个人算着账、进行经济活动的时候,当谁也不来打扰她同庄头、村长、管事等人谈生意经的时候,只在这样的时刻,她才轻松地舒气。在她的眼里,孩子只是命定的生活要素中的一项,对于这些要素,她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加以排斥,但是它们也拨不动她心上的任何一根弦,因为这颗心已经完全奉献给兴家立业的数不尽的琐事了。孩子一共有四个: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和女儿,她提都不愿意提;对小儿子则不大在乎,只有对二儿子波尔菲沙,倒也不是喜欢,而似乎有点儿害怕了。

斯捷潘·弗拉基米罗维奇是老大,在家里以浑球和捣蛋鬼出名。他很早就落入“讨厌鬼”的行列,从小在家里的地位既像是贱民,又像个小丑。偏偏这孩子天分很高,周围环境的影响他非常乐意接受,而且接受得很快。从父亲身上他继承了花样百出的淘气劲儿,从母亲那里他承袭了迅速摸出人的弱点的能力。由于前一种德性,他很快成了父亲的宠儿,而母亲也就更不喜欢他。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时常外出办事,这当儿,父子俩就在挂有巴尔科夫像的书房里,关起门来读读放荡不羁的诗,说说闲话,其间被说得特别不堪的是“妖婆”,也就是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但“妖婆”也真鬼,凭直觉就猜到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她让车子悄悄走到台阶跟前,自己踮着脚尖来到书房门口,把他们在里面的谈笑听个一清二楚。浑球斯乔普卡逃不了一顿狠打,但他毫不气馁,打也好,骂也罢,他都无所谓,不过半个小时,他又去

惹是生非了，不是把小丫头安纽特卡的头巾剪碎，就是逮些苍蝇放到好梦正酣的瓦休特卡的嘴里，再不然就钻进厨房，抓一块馅儿饼（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为了节省，只让孩子们吃个半饱），马上跑去分给兄弟们吃了。

“宰了你，”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经常骂他说，“宰了也没事，皇上不会要我抵命。”

这种经常的屈辱加在一个软弱而又无所用心的人身上，是不会白白过去的。它不会招致怨恨，也不至于引起反抗，而是造成这样一种性格：从随声附和、插科打诨直到奴颜婢膝，不知道什么是分寸，不懂得什么叫高瞻远瞩。这种人，任何影响都乐于接受，什么勾当都干得出来：酗酒，摇尾乞怜，当小丑，甚至犯罪……

斯捷潘·戈洛夫廖夫二十岁在莫斯科的一所中学毕业，接着进了大学。大学生活在他是很苦的。首先，他妈给的钱刚够他不至于挨饿；第二，他对劳动丝毫不感兴趣，可是他身上却蕴藏着一种歪才，主要表现在极强的模仿能力上；第三，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赶热闹，斗室独处，那他一分钟也受不了。因此，他就甘心去扮吃白食的门客这种卑贱的角色。由于他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凑上趣儿，很快得到了有钱的大学生们的心。这些阔少爷虽然容许他进入自己的圈子，心里却都明白，他并不能同他们平起平坐，只是一个小丑而已，他的身份也就这样确定了。一旦落到这个地步，势必越陷越深，到第四学年终了时，他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尽管如此，靠了开夜车和过耳不忘的能耐，他竟然考试及格，取得了学士学位。

当他带着文凭来见母亲的时候，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只是耸耸肩，说了声：奇怪！她留他在乡下住了个把月，就送他上彼得堡，规定一个月给生活费一百纸卢布。这样在司局和公事房